

张小娴 著

收到你的信 已经太迟

爱不像风筝，不能说收回来就收回来。写好信后不寄出，便不会后悔。然而，再想寄的时候，已经太迟了……

已经

太迟

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爱不像风筝，不能说收回来就收回来。写好信后不寄出，便不会后悔。然而，再想寄的时候，已经太迟了……

已经

收到你的信太迟

张小娴 著

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01-2006-2789

本书经青河文化事业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，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。本书仅限在中国内地发行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收到你的信已经太迟 / 张小娴著. — 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
2006

ISBN 7-5302-0849-7

I. 收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39061 号

责任编辑：黄 倩

特邀编辑：翟明明

丛书策划：新经典文化 www.readinglife.com

装帧设计：新经典工作室·金山 责任印制：吴凤兰

收到你的信已经太迟

SHOUDAO NI DE XIN YIJING TAICHI

张小娴 著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：100011

网 址：www.bph.com.cn

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

*

890 × 1270 32 开本 7.25 印张 127 千字

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02-0849-7

I · 820 定价：20.00 元

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58572393



第一章

沈真莉的一张鹅蛋脸粉嫩嫩的，身上白色翻领短袖汗衫下面露出的两条膀子像桃花似的粉红，显得有点瘦。她穿一条橘色的吊脚裤，露出两个脚腕。像这种裤子她有好几条不同颜色的。

跟其他年纪和她差不多的女生不一样，她不爱穿牛仔裤。牛仔裤广告老把牛仔裤吹嘘成野性和自由的代表，不过是谎言。她想，要是套一条紧身牛仔裤在一头野豹身上，它也别想再跑得快了。不过，她承认，要是她的大腿瘦一点，她不会介意多穿牛仔裤。

她低下头去，有点懊恼地看看自己踩着露趾凉鞋的双脚，刚刚走过一条沙尘滚滚的路，脚背有点脏。她腿往后抬，用手抹抹脚背的灰尘，然后又抬起另一条腿，扫了扫脚背。整个夏天她都穿这双平底凉鞋，喜欢脚下凉快得仿佛没穿鞋子的感觉。

这时，她觉得头有点痒，手指插进头发抓了抓，完全忘了那只手刚刚抹过脚背上的灰尘。她不拘小节的个性像个男生，幸好她拥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和发育匀称的身体，但她还是嫌自己一头清汤挂面的黑发太固执，也嫌两条圆滚滚的大腿胖了点。十九岁的她，最美的其实就是那双杏眼。她那双



清澈的眼睛黑的黑、白的白，像围棋棋子似的，摆着一个引人入胜的棋局。那双眼睛鬼灵精得很，倒映着眼睛主人满脑子的古怪念头。

真莉从小就爱做古怪的白日梦。她不知道人家都做哪些白日梦。她做过的白日梦可多了，她梦过自己的婚礼，新郎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穿上漂亮的婚纱。她幻想过自己的葬礼，就像爱情电影的年轻女主角那样，她死了还是很漂亮。

她也梦想过自己当上电视台晚间新闻的女主播。她一本正经、字正腔圆地面对观众念出以下一段新闻：“母鸡下蛋不是新鲜事，法国有一只公鸡下了一个蛋，它自己也感到相当惊讶和难为情，我们一起去看看——”不过，她最大的梦想还是拍电影。

这一天，她的梦想实现了。一九九五年九月中旬这个天气明媚的日子，真莉成了大学的新鲜人。她考上了第一志愿——电影系。她下了巴士，从车站一路走来。这会儿，她背着米黄色的帆布背包，仰头望着面前那幢电影系大楼。她终于来了。她觉得自己是属于这里的，以后都可以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上学，不再是个中学生。

她班上有三十个学生，只有四个是男生，大家脸上都带着一副初来乍到的怯生生表情。她没有新朋友，课与课之间都落单。这天放学后，她舍不得走，一个人没事就在大楼里

乱逛。来到二楼走廊的时候，她无意中听到左边一个房间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嘶嘶声。她走近些看，那声音好像是哭声。

“会不会是拍戏？”她心里想，又走近些看。

那扇门半开着，门缝里露出些许白色光线。她探头进去，看到里面摆了拍电影用的摄影机、聚光灯和一卷卷的粗电线，塞得满满的，连一扇窗子也没有。她看到陆子康。那是他们头一次相遇。他坐在房间中央地上一个用来放摄影机镜头的长方形银色铝箱上面，双手搁在膝上，眼睛湿湿的，红彤彤的鼻子嘶嘶地吸着大气，一边鼻孔还挂着一串鼻水，那模样好像很伤心。

“噢……他躲在这里哭，我当看不见好了。”真莉想道，悄悄把头缩回去。

“啊……”陆子康突然抬起头，他怔怔地看了她一眼，用浓重的鼻音问她：“你有纸巾吗？”

真莉连忙从背包里掏出一包纸巾，走上去，跨过地上的一卷电线，把纸巾塞到他手里，瞥了他一眼，问他说：

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只是……鼻敏感。”他抖开一张纸巾擤擤鼻子，大口喘着气说。

她偷瞄他，没法判断他是不是假装没哭。她知道男生都不爱承认自己也是会哭的。但是，她闯进来是她不对，为了表示她相信他是鼻敏感，她告诉他，她有青椒敏感症。

“那比鼻敏感更糟，要是有人在我的食物里偷偷放些青椒，我会全身长疹子。”

“有人会对青椒敏感的吗？”他揉揉鼻子，好奇地问。

“四岁那年，我吃了一片有青椒的鸡肉三明治，没多久就全身长满疹子，脸也肿了，后来才知道是对青椒敏感。”

“我只听说过有人对花生和香蕉敏感。”

“这个还好，有些人对好多东西都敏感，差不多啥也不能碰。我在报纸上看过一段新闻，说美国佐治亚州有个男人对任何布料都敏感，由里到外只能穿纸造的衫裤。要是哪天下雨，他就没法去上班了。”她咧嘴笑笑说。

突然之间，陆子康用手使劲拍了一下坐着的银色箱子，陡地站起来，喊了一声：

“啊呀！有了！我要拍一个青椒女孩的故事！她偏偏爱上一个对大部分东西都敏感的男孩子，够荒诞的！”

真莉盯着陆子康，心里想：“青椒女孩？他到底要拍什么片？也许他刚才真的不是躲在这里哭啊。”

“你是新生吗？”他冲她笑笑。

“嗯。”她咧咧嘴笑，问他，“你是不是陆子康？”

“你怎么会知道？”他怔了一下。有一会儿，他还以为那是由于自己很出名，毕竟，他已经三年级了，自问十分有才气，作品参加过校外的一个独立短片展，还拿了个优异奖。

他也知道自己长得挺不错，有一米七九高。男生只要长得高，就是不一样，也许系里的女生私底下都经常谈论他。

“哦……我刚刚在楼下通告栏看到一张通缉你的海报。”她看看他，撇撇嘴说。

“通缉我？”他呆了一下，很快就想到是怎么一回事，一溜烟地跑了出去。

真莉听到陆子康奔下楼梯的声音，她看了一眼这个房间，兴致勃勃地瞧瞧这部摄影机，又摸摸另一部。

这时，陆子康手里拿着那张皱巴巴的海报跑回来，神情有点尴尬地向她解释：

“二年级的人在楼下拍戏，拿了我的照片当作通缉犯。电影系的人就是这么下流，你以后千万别把你的照片到处乱放。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。”

她憋住笑，心里想：

“念电影真好玩啊！但他压根儿不像通缉犯哪！”

那天之后又过了两星期，真莉已经很熟悉这幢大楼了。这天午后，她坐在五楼学生休息室里埋头埋脑做功课。这个乱七八糟的房间代表的是浪荡和自由，靠墙的一列木架上堆满零食和杂物，角落里摆着书桌和计算机，电影系的学生都爱窝在这里；已经毕业的，也像回娘家似的，常常回来。休

息室一角放着一张磨得已经有点发白的红色布沙发，大家都爱瘫在上面打盹。这天，真莉进来的时候，就已经有个大块头脸埋椅背蜷缩着身体在那儿睡觉。那个男生的头发乱蓬蓬的，穿一件十号红色曼联球衣和一条短裤，光着脚，露出多毛的一双腿，时不时打鼾，大家却都好像见怪不怪似的。

真莉想：“瞧他那副睡相，好像八辈子没睡过。他说不定还淌着口水呢。”

“嗨，原来你在这里，我到处找你。”有个声音突然在她旁边说。

她抬起头，看到陆子康。他咧着嘴冲她笑，那样子好像是有求于她。

“找我有事吗？”她怔了怔。

“我想找你演我那出短片，就是我那天跟你提过的那个青椒女孩的故事，剧本我写好了。”

“我？我没演过戏啊！”她皱了皱眉。

“演你自己就好了。我觉得你很适合。”他说着从黑色背包里掏出一张光盘来，塞给她，说，“你回去读读剧本。”

她没拒绝，电影系的学生互相帮忙对方拍片，是一种义务，他们都没钱找真正的演员。她不拒绝，也是有点虚荣心作祟，还从来没有人找她拍过戏呢。

“什么时候要拍？”她紧张地问。

“我会通知你。”

“哦……谁会饰演那个对大部分东西都敏感的男主角？”

“大飞！”子康朝沙发那边大喊了一声。

真莉转头望过去，心里不禁嚷了起来：

“天哪！不是他吧？”

沙发上那个十号球衣没有醒过来，陆子康索性走过去推醒他，问他说：

“喂！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十号球衣终于挣扎着缩起双脚醒来，边打哈欠边伸了个大懒腰。他留到脖子的长发盖着脑袋，胡子没刮干净，颈上还有几处旧的刮胡须的伤口。他揉了揉困倦的双眼，坐直身子，把自己的一双球鞋从沙发底下踢出来，说：“昨天在附近开工，今天早上才收工，懒得回家。”

大飞毕业五年了，已经当上副导演，时不时回来这里指点一下师弟们。他有点不修边幅，但人很好，大家都喜欢他，爱听他说说电影圈的事，譬如哪个导演脾气最大、哪个导演最爱折磨人、哪个导演最了不起。大飞有种能耐，就是到哪里都能睡，再恶劣的环境也难不倒他。可他对钱财又很浪漫，哪天有钱就会请大家吃饭，或是偷偷买几瓶红酒回来大家一起喝。

学弟之中，大飞最欣赏陆子康，跟他也最投契，把他当成弟弟似的。他认定陆子康大有潜质，他那出拿了优异奖的

短片就拍得不错，当然，他还需要时间磨炼一下，机会将来多得是。

“那个青椒女孩的剧本我看过了，不错。”大飞一边穿鞋一边跟陆子康说。

陆子康听了这话，嘴角轻颤着一丝骄傲，他急忙转过头来看看真莉，像个想领赏的孩子。

真莉礼貌地冲陆子康笑笑，心里却想：“噢！男主角真的是他！我可以辞演吗？”

“男主角找到没有？”大飞揉揉一张脸说。

“还在找。”子康说。

“太好了！我就知道不会是他。”真莉心里嚷着。

“女主角呢？”

“就是她。”陆子康带着得意的神色指着真莉，想让他看看他找到的女主角多漂亮。

大飞望向真莉，目光里满是赞叹，不禁咧嘴朝她微笑。

子康的短片在十一月中开始拍摄，那时已经踏入秋天，白天都有暖暖的大太阳，夕阳下山后秋凉如水，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。真莉刚刚还只是大学新鲜人，却又糊里糊涂当上女主角了。她很认真，接到剧本之后便回家猛啃，把对白背得滚瓜烂熟。每次读剧本，她都不由得对陆子康生出多一些好

感。

“他这段写得真好哦！”她心里赞赏道。

“怪不得他是系里的高才生！”她愈想愈仰慕。

十九岁的她，从没谈过恋爱。她以前念的是女校，身边那些女同学开始谈恋爱的时候，她并没有很羡慕，她打心眼里看不起她们那些男朋友。她才不会为恋爱而恋爱。干吗要接受一个七十分的男生呢？她要一直等那个一百分的人出现。

她知道，只要她肯等，那个人一定出现。她这个人是梦打造出来的，不是像肥皂泡沫的那种梦，而是像电影一样的梦。她爸爸是个影痴，真莉小时候常常跟着爸爸去看电影，要不就是窝在家里看租回来的旧片，两父女排排坐在沙发上看到半夜三更。她不奢求一段像《日瓦戈医生》或《乱世佳人》那样轰轰烈烈的恋爱，要是有的话当然很好，可她自知并不是活在一个大时代里，而今也不是生死相许的战乱时期。

她想要的是一个小小生命里的大轰烈。她向往爱情，向往思念的甜蜜，也向往肝肠寸断。她想要个心上人，那个人的爱会比她的生命悠长，她到死也记得他。在爱情的世界里，真莉是挑剔的，也是虚荣的，只看得起那些很棒的男生。跟陆子康相遇的那天，她只觉得他好可怜、好沮丧，她还没见过一个人的鼻敏感这么厉害，她压根儿没想过和他有什么可能，他并不是她那一型。尔后，她读了他写的那个《青椒女

孩》的剧本，她着迷了，原来他这么有才华啊！拍戏时，他在现场指挥若定，镜头运用得那么好，还耐心教她演戏。她感觉他有些不一样了。

那么，他呢？他有女朋友吗？她没见过他在学校里跟其他女孩子一起，拍戏时，她也从没见过他走到一边放软声音讲电话。他是跟她一样没谈过恋爱吧？还是他刚刚跟某个人分手？真莉在班上跟曼茱最谈得来，曼茱是个包打听，在学生事务处兼职。

“没人见过他曾经在学校跟什么女孩子来往。他中学有没有女朋友便知道了，他那间是男女校，那儿的女生是出了名的。”曼茱说。

“出了名什么？”

“出了名难看呀！”曼茱说。

真莉大大松了一口气。知道了子康十有八九没有女朋友，她高兴得仿佛刚刚中了一张二奖彩券。为什么不是头奖而是二奖？因为她对头奖是很严格的。

虽然没谈过恋爱，但她的女性直觉告诉她，陆子康对她是有别不同的。首先，他找她在他的短片里演出，这是他的毕业作，不容有失啊。他即使不是为了接近她，至少也是对她有好感吧？还有，那一次的事真是太明显了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她好喜欢他写的那个剧本，只有一场戏

她一直觉得有点不舒服。那场戏要她和男主角在浪漫的夜色下紧紧相拥，他在她嘴唇上亲一下。虽然还没拍到那场戏，但是，真莉只要想到要亲嘴，都觉得寒毛倒竖。饰演男主角的是学校剧社的成员，那个男生很会演戏，也不讨厌，只是真莉还从来没跟男孩子亲过嘴，而且还要让他搂得紧紧的呢，他的胸膛更会贴住她的胸膛。她自问不算保守，但她暂时还不打算为艺术牺牲。她听说早几年学校有个女生替电影系某个男生的毕业短片演出，竟然愿意背部全裸出境，轰动了一阵子，真莉可没这种勇气。

她想过跟陆子康说出自己的意见，问他会不会考虑改一下这场戏，但是，她怕他会觉得她这个人有点别扭，说到底，他们是念电影的，眼光应该和世俗的人不一样。她也害怕，陆子康根本就打算到时候用镜头迁就，男主角不会真的亲她。那么，她提出来就会让他笑话。因此，她始终没对他说出自己的想法。

等到要拍那场戏的那天晚上，她已经打算豁出去了。那时候快到圣诞，她对陆子康的好感与日俱增，甚至愿意为他的作品牺牲。没想到，陆子康竟然临时删掉那场戏。

那天，他们在中环天星码头准备拍摄，跟男主角拥抱的那场戏排到最后。当她准备就位时，陆子康把她和男主角叫到一边。

“这场戏我想改一下。”陆子康有点结巴地说。

真莉和男主角留心地听着。

陆子康飞快地瞥了她一眼，红着脸说：

“我觉得两个人还是不拥抱的好……还没发展到那个阶段，好像有点突兀。”

“你觉得呢？”陆子康没问男主角，只问她一个人。

“我也觉得……”其实，到了这时候，她已经不太介意拍这场戏了，但是，听到陆子康这样说，她心里有点高兴，也有点意外，尤其是他结结巴巴，好像很怕给她识穿的样子。

“那么，我还要不要吻她？”男主角以专业剧社演员的口吻问。

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陆子康撅着嘴，羞涩的目光投向她，然后清清喉咙，装出一副跟她讨论的口气，问她：

“真莉，你怎么看？”

“我觉得——”她本来想说，导演觉得怎样便怎样，因为她还没猜到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。

“我觉得还是亲亲脸颊好了。”子康抢在她前面说。

“我也觉得。”她连忙附和，亲亲脸颊毕竟比亲嘴好多了。

可陆子康马上又投给她一瞥，说：

“你会不会觉得亲亲额头会更好一些？”

“我也觉得……”她回答，心里想道：“亲亲额头自然比亲脸颊要好一些。”